



巴基斯坦的都市桃花源

□ 朱丹

这个村庄有多元的文化,有美丽的自然风光,也不乏能工巧匠。行走在村里,脚步不由得就会慢下来,享受山水之乐



塞伊德布尔村一角。 朱丹摄

碧蓝天空映衬着青翠山色,茵茵绿草间点缀着牛羊,古老的水车吱呀转动,流水潺潺的小溪畔,手工匠人摆弄着手中的陶器,画廊老板介绍着风格各异的作品,乐手们抚琴击鼓,演奏欢快的传统音乐,餐厅里飘出的烤肉香令人垂涎欲滴……这里,是塞伊德布尔村,一个隐藏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城中村”,一个古色古香又生机勃勃的休闲去处。

正如武陵人误入桃花源一样,初识塞伊德布尔村,多半靠误打误撞。驱车伊斯兰堡山边公路,在距离巴总理府约2公里的地方,无意中瞥见路边不起眼的小指示牌,跟随指引拐入狭长小道,一路行驶间,慢慢从现代都市穿越到了古朴乡村。行至路尽头,面对着一山葱茏、民居错落、繁花似锦、孩童嬉戏、鸡犬相闻时,笔者不禁感叹,真是曲径通幽!

始建于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塞伊德布尔村,最初就以风景如画而闻名,传说当时村中泉水清冽,被奉为圣水。数百年来,历史的兴衰沿革为塞伊德布尔村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犍陀罗、希腊、佛教、莫卧儿、阿育王、英殖民时期等不同文化遗迹都在村中逐渐积淀,和谐共存。

沿着塞伊德布尔村主街道漫步,两旁餐馆、纪念品商铺和艺术画廊鳞次栉比,既能提供美味的食物,同时也用富足的精神食粮招待着来访的宾客。即使只是走马观花地随便转上一圈,你也会大饱眼福,因为所有店铺都拥有考究的外部装潢,或传统古朴,或文艺清新。

特别引人瞩目的是一家主打巴基斯坦民族特色的餐厅,装修用色绚烂斑斓,设计感极强。最近,为了欢迎日益增多的中国客人,餐厅老板将一个写有“中巴友谊万岁”的宣传招牌放置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服务员们也能说上几句不太标准的“你好”“中国”和“谢谢”了。若是多攀谈几句,他们还会拿出纸笔,向中国朋友展示一下自己照猫画虎学来的中国字。傍晚时分,约上三五好友,坐在露天雅座的巴式传统麻绳藤藤上,望着夜色中的马格拉山和漫天繁星,在绿树繁花环绕中,咀嚼烤羊排,品味咖喱的辛辣浓香,耳畔回荡着西塔琴和塔布拉鼓的现场演奏,实在是美好的一刻。

塞伊德布尔村还以出产手工陶器而闻名。听村里老人说,目前全村常年居住着约200户人家,其中不少都有家传的制陶手艺。陶器成品成堆摆放在村中店铺门口任人挑选,水罐、盘子、花瓶,品类丰富,花样繁多。走进村里的小巷,能看到一些家庭陶器作坊正在进行生产。一位陶器师傅告诉笔者,虽然现在塑料和金属生活用品随处可以买到,但是许多巴基斯坦人还是习惯使用传统陶器制品。如果说自然风光是塞伊德布尔村的美丽外衣,多元文化和餐厅商铺是她的姣好容颜和窈窕躯体,那么制陶工艺就是她传承百年的灵魂。一代又一代制陶工匠日复一日辛勤劳作,手工技艺日臻完善,绵延不绝的,是古朴精美的陶器,更是专注踏实的匠人之心。

美好的事物往往需要用心经营。其实,今日繁盛的塞伊德布尔村曾历经衰败与没落,被人遗忘于一隅,几近荒废。2006年,伊斯兰堡首都发展局下定决心,将塞村修缮改造成为一个“观光模范村”。保护历史遗迹和原生态村庄面貌的同时,他们创新经营,赋予古老村庄以新的生命力。改建完工后,专门在村中设立了一个小型纪念馆,展出一系列反映塞村历史和伊斯兰堡城市建设的珍贵照片。

山中不计岁月,世间繁华千年。在塞伊德布尔村这个都市桃花源里,闲庭信步,身心放松,时间似乎也慢了下来。夜幕降临,错落的民房中透出点点灯光,品一杯巴基斯坦奶茶,静静体味小村庄大隐于市的美,任村外光阴流逝,久久不愿离开……



塞伊德布尔村的中巴友谊广告牌。 朱丹摄

世界文明几乎都与河流有缘,但没有一种文明对河流的依赖,像古埃及与尼罗河这样紧密——

尼罗河边看埃及

□ 赵红继

尼罗河包围着埃及。河水泛滥是许多河流带给人们的灾难,而尼罗河的洪水给荒凉的土地带来肥料,养育了一片神奇的文明

飞往埃及的飞机上,我临窗俯瞰,是一片纯净的褐黄色;半个小时之后,再看,还是那片褐黄色;一个多小时后,再看,依然是一片褐黄色。若说有所不同,只是色彩深浅以及地表沟壑在万米高空下显示出千变万化的纹理。我突然意识到,机翼下面是撒哈拉大沙漠,便把脸贴在机窗上使劲瞅:水洗过一样湛蓝的天空,仿佛近在咫尺的太阳射出刺眼的光芒,辽阔孤寂的沙漠伸向遥远的天际。

飞机即将抵达开罗,机体明显倾斜。我忍不住往外看,纯净的褐色边缘,居然出现一条蜿蜒的河流,太阳照得水面泛起白光,河流两岸有了一些绿色。那就是尼罗河。

埃及是被沙漠包围的国家,版图95%为沙漠,5%为可耕地。开罗国际机场修建在沙漠上,出航站楼时走过长长的廊道,透过玻璃幕墙放眼望去,竟没有一丝绿意。除了跑道和公路,仍是满眼褐黄色,太阳又大又红,挂在没有遮挡的天空。五六千年前的古埃及文明如何在这片万

古苍凉的大漠上孕育诞生呢?

任何一种文明都不会凭空而至,古埃及文明能以如此灿烂辉煌之光在四五千年前的撒哈拉大漠深处照耀全球,全在于那条万古不朽的尼罗河。世界古文明,几乎都与河流有不解之缘,仔细想想,没有一种人类文明对河流的依赖程度,达到了古埃及与尼罗河这样的紧密,这样生死相依相伴。

尼罗河长6600多公里,她不仅是埃及的母亲河,也是非洲的母亲河。她发源于赤道南部东非高原上的布隆迪,经卢旺达、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苏丹、埃及等非洲国家,成为一条国际河流。我国的长江拥有大小支流数百条,若把这些支流喻为长江的儿女,那么长江是多么幸福呀,儿女时刻在为母亲补充水源,使母亲充满活力。而尼罗河是不幸的,她没有那么多儿女,只有卡盖拉河、白尼罗河、青尼罗河三条支流。在苏丹以下3000多



从飞机上俯瞰尼罗河两岸的田野。

赵红继摄



穿行撒哈拉大沙漠

□ 付磊

撒哈拉大沙漠的美,固然在沙的辽阔,但又限于黄沙。从雪山戈壁到绿洲幽谷,都可以得到美的享受



行走在撒哈拉沙漠的驼队。 付磊摄

从撒哈拉到地中海,从大西洋到雪山,摩洛哥自然景色可谓绝美。摩洛哥的三座大山从西南向东北方向延伸,地中海暖湿气流在冬季从北岸吹向南岸,一片葱茏的橄榄树林和富庶的麦田;而西面的大西洋寒流却完全被阿特拉斯山脉阻隔,低纬度雪山封顶,大山的东侧南部就是横亘非洲大陆的万里撒哈拉。

阿特拉斯Z形山路爬升2000米才能下山口,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公路之一了。一般进出沙漠由马拉喀什或菲斯—西—北为起始点,至少需要2晚3天的时间,才能真正感受到自然的变幻。大山过后眼前的景色逐渐荒芜,从戈壁到流沙,从绿色到黄色一片。

在梅祖卡,骑乘沙漠之舟单峰骆驼跋涉于沙丘之上登高望远观日落日出,流沙浩荡起伏,周边棕榈树的绿洲发达,有众多的柏柏尔人村落;梅祖卡的红沙艳丽多姿,拥有撒哈拉最高的沙丘,我们静静地等待日落时分,等待沙子的红色随光线不断变换颜色,从橙红到金黄。撒哈拉骑骆驼真是一次难得的体验。

撒哈拉的美景不止在沙丘,还在于地貌从雪山戈壁到绿洲的层次变化。自然景观充满了峡谷的幽深,更有柏柏尔先人在进行商业贸易的过程中建设发展起来的土堡驿站。值得一提的是,世界文化遗产艾本哈图古堡群不但是《角斗士》《木乃伊》等影片的背景地,而且是真正在撒哈拉沙漠矗立起来的历史坐标。

1987年,本哈杜村作为本地区杰出的建筑代表,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12世纪把海盐贩往沙漠的骆驼商队,曾经把这里当做落脚点。就算在交通发达的今天,从马拉喀什前往本哈杜村的路依然异常曲折,需要穿越阿特拉斯山脉盘旋4小时—5小时车程才能到达。整个城堡依山而建,层层叠叠而上,红土搭建的城墙和民居,与后面的黄土融为一体,既像粗糙的乐高玩具,又像小孩在沙滩上堆就的泥沙城堡。山前是干涸的河谷和成片的沙漠棕榈,山后是一望无际的荒原,强烈的日光在一天大部分时间里从上而下毫无遮盖地照着山头,一座小小的角楼站立其中,瞭望苍茫。这里荒凉、枯燥、炎热,却另有一种荒芜的壮美。

□ 陈丹苗

诺曼底,硝烟远去

诺曼底登陆是二战中一场大规模的攻势。硝烟散去70多年,唯有蓝天白云和波澜不惊的海滩依然在

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欧洲西线战场发起的一场大规模攻势,战役发生在1944年6月6日,在8月19日渡过塞纳—马恩省河后结束。诺曼底战役牵涉接近300万士兵渡过英吉利海峡前往法国诺曼底。诺曼底登陆的胜利,宣告了盟军在欧洲大陆第二战场的开辟,加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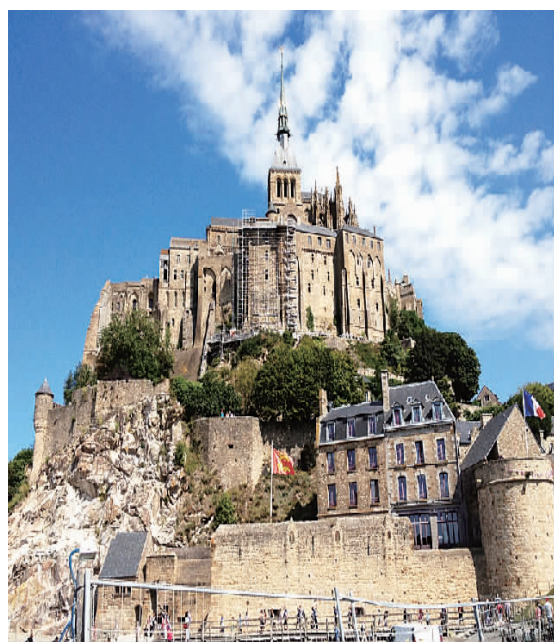
艾森豪威尔在诺曼底登陆后说:“毫无疑问,诺曼底战场是战争领域所曾出现过的最大屠宰场之一,那儿一带的通道、公路和田野上,到处塞满了废弃的武器装备以及人和牲畜的尸体……”

离开那个浴血奋战的年代已经70多年了,被艾森豪威尔将军称作“战争领域所曾出现过的最大屠宰场之一”的地方,如今远离血腥和厮杀,只有蓝天白云和波澜不惊的海滩。

诺曼底地区拥有恒久的魅力,还在于奇迹般的圣米歇尔山。几个世纪以来,从流沙中兀然拔地而起的圣山,面向大西洋,傲然挺立,凭海临风,潮涨潮落,历尽沧桑。远远看过去,山顶上锥形的圣米歇尔教堂建筑群足足比它赖以生存

的,直径约1公里的小山高出近两倍。教堂典型的哥特式尖顶高耸入云,大天使圣米歇尔手持利剑站立在金色的顶尖上,发出耀眼的光芒。巍峨雄浑的圣米歇尔教堂和修道院建筑群是那样的牢固和安详。据说,到法国旅游,除了巴黎和凡尔赛以外,圣米歇尔山是游客最多的地方。

圣山处在法国西海岸,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两大地区交界的海边。山体面前的危险流沙却是从圣米歇尔湾的海浪内涌出的,而圣米歇尔山便是从这流沙中破沙而出的,而且还是一座由整块整块花岗岩体构成的山体,它的山体仅仅高出海面78米多。千百年来,山体饱受海上狂风暴雨的侵蚀,始终面不改色,岿然不动。其海岛即是孤峰,直插苍穹,险峻又壮美。在这里,每年的春天和秋天,将会有两次大潮出现,届时人山人海,观潮成了圣米歇尔山的一大壮丽景观。当天文大潮将堤坝淹没时,圣米歇尔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岛。当海水退去,圣米歇尔山就靠1879年修建起来如栈道般的长堤连接着陆地。如今,它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世界各地的游客一年到头都是源源不断。



圣米歇尔山傲然屹立凭海临风。 陈丹苗摄